
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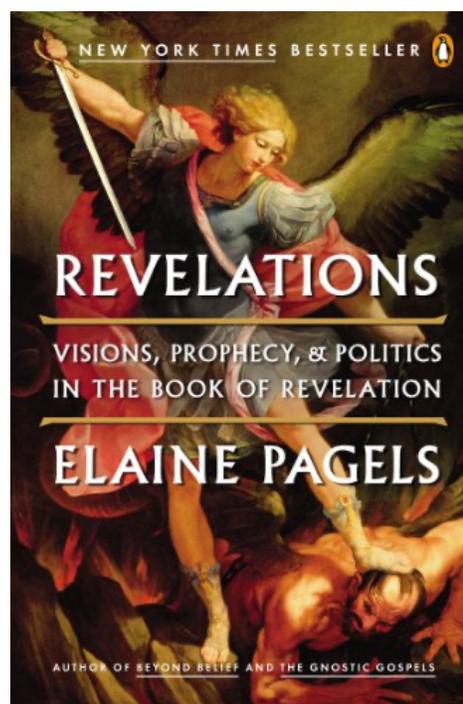
引言

最近俄烏戰爭再度挑起了基督教圈子討論末世論的熱潮，但同一時間，許多社會事件亦激發起基督徒致力於謀求更加公義和自由的社會，例如一星期前在紐約州水牛城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槍殺了十人。有趣的是，即使末世論和理想國在表面看來是互相矛盾的，但兩者一直在基督教傳統裏面並存。某些版本的末世論認為世界會變得越來越糟糕，最終整個世界會被徹底摧毀，神的國將會取而代之，故此企圖去建立地上天國只是捕風捉影。相反，不少信徒則認為我們應該為了爭取一個更加公義與和平的世界而奮戰，從而配合千禧年的來臨。

基督徒烏托邦是反帝國宣傳

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員斯蒂芬·高德（Stephen Gaudet）以「基督徒烏托邦」來命名第二種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保羅時代，當時羅馬帝國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超級強國，貴族和特權階級生活在歌舞昇平中，但社會充滿著種種的不平等和不公義，基督徒提出一個另類的遠像：福音並不是只關乎個人得救、靈魂上天堂，上帝會審判暴政，創造出新天新地，在神的國度中人人都是平等。

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者伊萊恩·佩格爾斯（Elaine Pagels）也是以反帝國的框架來詮釋《啟示錄》，她認為這本書之目的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對應作者處身之時代的「戰爭文學」，公元七十年羅馬軍隊鎮壓猶太人起義，並摧毀了耶路撒冷，在同一時期羅馬政權大肆迫害基督徒，羅馬皇帝又南征北伐，帝國的都城遍佈炫耀戰績的紀念碑。《啟示錄》是針對以上一切的反羅馬宣傳，666 就是羅馬皇帝尼祿（Nero）的代號，這不是預表如拿破崙或希特勒等未來人物的



數字。當約翰的基督徒兄弟受苦時，約翰試圖給予他們一個希望：無論邪惡勢力多麼強大，最終它會受到審判和懲罰。由此而觀之，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無非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在過去這兩種傳統並沒有明顯的衝突。

愛德華茲：神是創始成終者

舉例說，18世紀美國著名佈道家喬納森·愛德華茲（Johnathan Edwards 1727-1758）指出：《啟示錄》第二十二章清楚地說明：「我是阿爾法、我是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神是創始成終者，縱使始祖墮落和人性敗壞，所有從神而來的，最終都會回歸到神那裏，神會恢復一切被扭曲和破壞的東西。愛德華茲樂觀地預測，千禧年將會在公元2000年之後降臨地上，在那時候人類社會就好像《以賽亞書》第六十五章所描述的一樣，豺狼與羔羊同臥，人人都可以享受健康和長壽。要達到這烏托邦，愛德華茲認為信徒有責任去改造社會，因為耶穌宣講的是整體福音：天國就在這裡！屬靈和世俗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愛德華茲將世俗的知識（科學）和聖經知識視為一體。他又相信工作成就就是上帝在你生命之中的印記，辛勤工作令教會復興，是上帝干預人類事務的跡象。

查爾斯·芬尼：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

這種樂觀進取的精神延續到19世紀，1869年，美國修建了橫貫大陸東西的鐵路。人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通過發明鐵路來加速旅行的步伐，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努力去加速歷史的進步呢？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是另一位擁抱這種想法的佈道家，他認為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教會有責任引導社會改革的方向；敬虔和個人道德是不足夠的，基督徒必須參與上帝的國度。芬尼的末世觀並不是哈米吉多頓式的世界末日，他認同愛德華茲所說：神的國度可以降臨在地上，人們應該努力推行社會公義，去配合主的再臨。他呼籲信徒照顧弱勢社群和低下階層，例如女性和黑人。他堅決反對奴隸制度，不容許奴隸主領取聖餐。1833年，芬尼和亞瑟塔潘（Arthur Tappan）在紐約共同創立了美國反奴隸制協會。自1835年起芬尼在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任教，他要求大學當局收生時不論性別和種族。

加里森：美國就是巴比倫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十九世紀基督徒領袖是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 1805-1879），他是一家名為《解放者》的報紙之編輯，該報的立場是呼籲結束奴隸制度。他鼓勵人離開支持奴隸制度的教會，甚至乎公開宣揚分裂國家：美國北方的州份應該將支持

奴隸制度的南方州份驅逐出美利堅聯邦。他認為美國就是聖經所描述的巴比倫，因為美國的經濟是建築在壓迫奴隸和吞噬人的靈魂上面，在 1857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認為《啟示錄》第十六章就是形容美國：「在末日之際，這個國家（美國）在瞬息之間被拋入了崩潰、苦難、毀滅的深淵，第七位天使將碗到向空中，神記起了大巴比倫，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它。」

豪爾：共和國戰歌

朱莉婭·豪爾（Julia Howe）是另一位採用《啟示錄》去宣揚社會公義的政治活動家，1861 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她為北軍譜寫了傳頌千古的《共和國戰歌》，這首歌的中文譯本如下：「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主降臨的大榮光，祂踐踏一切壞葡萄，使公義顯彰。祂已經拔出閃閃生輝的怒劍，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救主的號角聲已經吹響，促使我們繼續前進；祂在自己的審判座前細察世界萬人的心，我的靈要快快響應他，我的雙腳雀躍歡欣，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耶穌降生在海的另一邊，祂美麗如百合花，祂懷裡的榮耀改變了你和我。祂為使人聖潔而死，讓我們為人們的自由而犧牲吧！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這首詩歌的靈感是源自《啟示錄》第十九章：「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啟示錄》第十九章描述基督引領軍隊向邪惡宣戰，豪爾由此而引申出神呼召人為正義和真理而戰。值得強調的是，豪爾眼中的基督精兵並不是傳福音的屬靈戰士，而是用真槍實彈去推翻奴隸制度的軍隊。這首歌已經超越了南北戰爭的時代意義，之後的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參與者亦高唱《共和國戰歌》來自勉勉人。

結語

有趣的是，1974 年福音派教會在瑞士洛桑舉行了會議，其後《洛桑信約》宣稱教會應該同時關注傳福音和社會關懷，該信約指出：「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關注。」當時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嶄新的觀念，但是，回顧愛德華茲、芬尼、加里森、豪爾這些教會歷史人物，便會知道傳福音和追求社會公義應該並駕齊驅，一直存在於基督教的傳統裏面。

對《啟示錄》和末世論，不同時代的人或者是同時代不同的人都會各自表述，最近一位著名的華人基督教領袖在他的 YouTube 頻道中，批評西方人解釋《啟示錄》都是以自

己政治立場為中心，將前蘇聯和中國視為末世的邪惡強權。但正如上面的歷史所顯示，不少美國佈道家和意見領袖都是採用《啟示錄》來批判美國自身的不公義，加里森甚至乎說美國就是神將要審判的巴比倫！

無可置疑，我們怎樣解釋聖經，一部分是取決於自己處身的時代背景，由 19 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初期，歐美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突飛猛進，尤其是美國，在 19 世紀末期已經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教會內外都瀰漫著樂觀精神、進步主義，地上天國彷彿是唾手可得、指日可待。然而，一次世界大戰粉碎了進步主義的美夢，1918 年德國作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沒落》一書，他指出：西方文明屬於浮士德式，浮士德是德國大文豪歌德筆下的人物，浮士德為了要獲得無窮的知識，便將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史賓格勒認為西方文明就好像是浮士德，因著無節制的追求而枯竭。基督教亦開始瀰漫著對世界悲觀的情緒，「世界越來越敗壞」這種論述在教會中深入人心。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接踵而來，末世論幾乎等同了世界末日，在整個世界將會灰飛煙滅的前提下，社會關懷、政治改革的價值不禁蒙上陰影。

無論如何，《共和國戰歌》的中心思想是歷久常新的：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2022 年 5 月 23 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